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Winston Churchill,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bow tie with white polka dots. The background is a simple, light-colored wall.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

第二卷

1915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S. CHURCHILL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

第 1 卷  
1915

作者：[德] 埃里希·鲁登道夫 著 译者：[中] 王德毅 译









THE WORLD CRISIS

#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 第二卷

1915

〔英〕温斯顿·丘吉尔 著

刘 立 译

吴良健 吴衡康 校

南方出版社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5

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49 年版译出

## 第二卷目录

|                             |     |
|-----------------------------|-----|
| 第十八章 西线的僵局·····             | 292 |
| 第十九章 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 303 |
| 第二十章 选择·····                | 316 |
| 第二十一章 多格滩战斗·····            | 329 |
| 第二十二章 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 346 |
| 第二十三章 陆军进攻的起因·····          | 358 |
| 第二十四章 外围堡垒的攻克和希腊的第二次提议····· | 371 |
| 第二十五章 新的决心·····             | 381 |
| 第二十六章 3月18日·····            | 392 |
| 第二十七章 德·罗贝克中将改变计划·····      | 401 |
| 第二十八章 德国潜艇的首次失败·····        | 410 |
| 第二十九章 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 419 |
| 第三十章 海滩战役·····              | 426 |
| 第三十一章 登陆之后·····             | 438 |
| 第三十二章 政府的垮台·····            | 450 |
| 第三十三章 山雨欲来·····             | 467 |
| 第三十四章 苏夫拉湾战役·····           | 482 |
| 第三十五章 巴尔干诸国的毁灭·····         | 500 |
| 第三十六章 放弃达达尼尔海峡·····         | 517 |
| 第三十七章 1915年的结果·····         | 526 |







## 第十八章 西线的僵局

297

对于协约国目标及整个世界来说，1915年注定是个灾难深重的年头。当时，战火虽已熊熊，但尚未失控；坐失控制战火之良机，这是1915年铸成的大错。自此，战火四处漫延，直至燃尽方息。自此，事态的发展已大大逸出人们意识选择的范围。政府与个人全都遵顺这场悲剧的节律，在绝望的暴力中蹒跚而颠踬地向前，并以越益扩大的规模相互屠杀和浪费资源，直到造成的创伤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这种创伤一个世纪也无法消失，可以想象地证明，它对当今文明是灾难性的。然而，在1915年1月，糟糕的局面尚未不可收拾。事态发展本来可以掌握在人类手中，本来能够以正义和成果累累的胜利来结束一切，从而避免使全世界筋疲力尽，避免使各国山河破碎，帝国崩溃，欧洲毁灭。

事实却非如此。人类无法轻易逃脱这场人类将自己卷入的灾难。自尊处处受羞辱，无处得到满足。惊人的成就达不到光辉的和谐，战士的牺牲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胜利的代价如此昂贵，其结果几乎与失败无异。胜利者甚至得不到安全。从来没有“紧跟伟大的和平二字之后的平静。”<sup>①</sup> 争斗的大震动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战后一段时间虚弱无力的混乱。高尚的希望、深切的战友情谊和光荣的勇气在各国只能导致失望、希望幻灭和一蹶不振。各国人民遭受的痛苦与贫困可能制止战争，战败国的崩溃可能平息战火，但是他们的怨恨仍未缓和，他们的争执依旧得不到解决。有史以来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全面的胜利，却未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未能消除导致新战争的危险。

\* \* \*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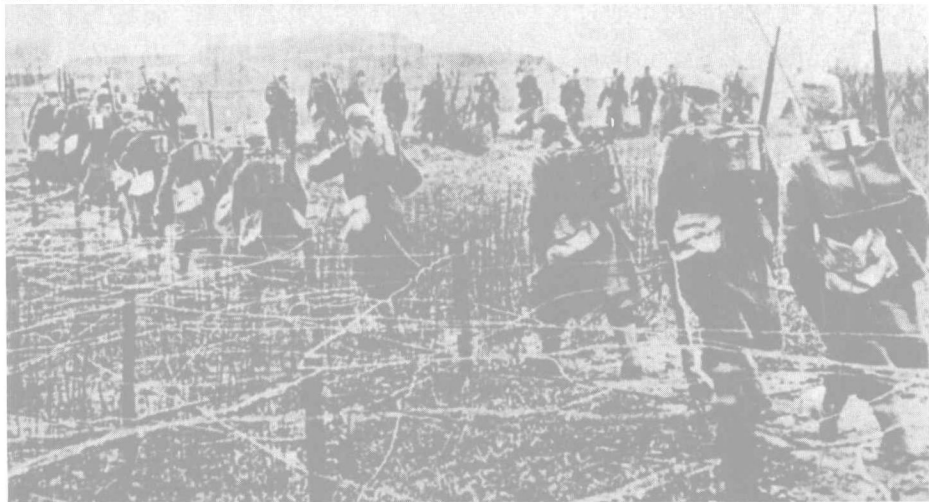
随着旧岁逝去，主要参战国之间在西线形成了陆、海战场的僵持局面。德国船队龟缩在防备森严的海港内，英国海军部欲诱其出港，却束手无策。战壕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续到海边，运动战已毫无可能。海军将领们完全

信仰封锁策略；而陆军将领们则寄希望于消耗战，甚至更迫切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在世界战争史上，修建这么一条延绵不断的战壕，可谓绝无仅有。350多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由数百万大军严密防守，有数千门大炮予以支持，从瑞士前线延伸至北海。在10月与11月当这些防线尚薄弱之际，德国的军队试图突破。他们损失惨重。法国与英国的总指挥部还得到命令，必须用铁刺网与战壕架设机枪严守阵地。

鉴于现代火力的威力，40余年来正面进攻的方式已被放弃。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使用相当大兵力于某一翼进行广阔迂回的战术。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同样采用此种战术。在辽阳，黑木将军的部队从俄军左翼发起攻击；在穆克丹，乃木将军的部队专门从阿瑟港调出，攻击俄军右翼。正面进攻如果得不到侧翼迂回的配合，肯定代价高昂且有失败的可能。然而此刻，在法国与佛兰德，在战史记载中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两翼迂回的战局。迂回运动这一最古老的战术已不可能实行。中立地区与大海阻挡了战线的进一步延伸，各路大军近在咫尺，虎视眈眈，却一筹莫展。

在这种形势下，法军最高指挥部协同英军再次求助于无望的正面进攻战术，尽管它已被以往的痛苦教训所丢弃。同时，自日俄战争以后，现代兵器的火力已成倍增强，而且与日俱增。再者，由于使用了铁刺网，为摧毁它，炮轰的时间就需要延长，有效地防止了突袭的机会。在那段时期，法国战场上根本不可能进攻得手；战线中央无法突破，又无两翼可供迂回。面对这种僵持局面，兵法已无能为力；将领们及其参谋部除了正面进攻已经法国士兵穿行过铁丝网密布的地带。

299



无计可施，而正面进攻却是他们的经验与训练所无法接受的。他们除了打消耗战别无良策。

战争唯消耗战最为血腥，谋略唯正面进攻最为下策。由于法英两国军事当局采取这两种残酷的应急办法，在连续三年中消耗了他们国家中男子的精华。但消耗战造成的残酷屠杀对交战双方不是均等的。1915年、1916年与1917年英法为其进攻付出的代价，几乎每次都大大超过取防守态势的德国，总的代价肯定远高于德国。情况不是一命抵一命的交换的对等。英法军队往往需要牺牲两条甚至三条性命才能消灭一个敌人，严酷的数字最终证明，协约国到最后仍有数百万牺牲者的差额。职业军人以此种教条驱使勇敢而且服从命令的热血青年献身沙场，这在后代人看来不仅可怕而且不可思议。

这是数百万人的受难、受伤残或灭绝的真实故事，是整整一代中所有最杰出最高尚者牺牲的真实故事。今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便是这些可怕事件的继承者。然而，避免这场屠杀，缩短这场灾难时间的办法是始终存在的。战线两翼原本可以找到迂回的地区；防线原本可以利用其他计策将其突破；这些计策原是可以找到的和仁慈地实施的，这不需要违背任何军事艺术的原理，只需要真正理解军事原理并根据实情正确运用。

\* \* \*

300 取胜之道在于杀伤与策略。将领对策略贡献越大，他就越显伟大，他要求的杀戮就会越少。把“消耗战”奉为至上的理论，与历史相抵触，为自古以来为名将所不屑。被认为军事艺术中的杰作的战役，几乎无一不是具备战术变化的战役，通过这些战役将领们得以英名卓著，而敌人常发现打败自己的是某种新奇的应急手段或计策，是某种奇特的、迅速的、意想不到的突破或计谋。在许多此类战役中，胜方遭受的损失总是微小的。伟大的将帅不仅需要广博的常识，丰富的推理能力和想象力，而且需要一点巧妙的花招，一点创新和一点奸诈，从而迷惑敌人、击败敌人。军事领导人之所以能得以重用，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能确保胜利、避免杀戮的天赋，而他们的军事艺术也正是因此而被人推崇备至。如果他们的军事艺术只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交换、最后清点死伤人数的沉闷过程，那末军事领导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大降低。

\* \* \*

战争中有多种策略，有一些只发生在战场上。有些策略发生在敌人两侧，



或后方的远处。有时间策略战、外交策略、机械策略、心理策略；所有这些策略虽远离战场，但对战场上的胜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目的无非是寻找避免纯粹的屠杀，完成主要使命的较容易的途径。越着眼于高处，政治与战略的区别就越小。在最高层，真正的政治与战略是一件事。将结盟的国家拖入战场的策略，其功劳不亚于打赢一场大仗。若能用安抚或威慑吓服手段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其价值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可悲的是，我们在战争开始时缺乏一个交流中心，用以确定这些不同的相对价值从而适当处理。协约国军政要员在1915年1月召开过一次冗长的会议，那次大会原本可以让我们免遭难以估算的不幸。依靠通信解决不了问题。首脑人物必须聚集在一起，计划必须要协调一致。而事实却相反，协约各国各行其是，只是或多或少把消息通知别的国家。各国的陆、海军都是各自作战。战争问题应视作是一个整体问题，但却被来自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关的观点扯拉。战争不知道法、俄和英盟国间的明确分界线。不知道陆、海空三军种间的分界线，不知道取得胜利与获得同盟之间区别，不知道供应人员与战斗人员的区别，不知道宣传与战争机器的区别，事实上战争只是在一段特定时期发挥作用的所有力量与压力的总和，而它却被零星地在处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思考、指挥与行动在达到甚至是不很完整的统一之前，人们接受数年残酷教训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完全根据结局来评判战争初期的人们。教训与苦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那些最不善于汲取教训的人并不是遭受苦难最深。

301

\* \* \*

如果说西线已形成完全的僵局，东线的战况却日趋吃紧。笔者有必要简短回述一下东线的情况。

1914年8月，德国人实际上集中其五分之四的兵力对付法国，而留守东线阻挡俄军的兵力只有几个师，人们怀有极大希望，这一点微弱兵力将被俄军击溃或被迫撤退，德国会因此而遭受来自东面的不断入侵。在马恩河战役前的最困难时候，我们已不得不考虑巴黎陷落与沿卢瓦尔河进行拼死抵抗的前景，此时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相信俄国大军会席卷但泽，席卷布雷斯劳，向前进入德意志帝国的核心。我们指望东线不断增大的压力可以缓解西线的局势，可以迫使德国撤回入侵的军队以保卫本土。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星期里，由于沙皇忠诚的指挥和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奋勇精神，俄军迅速攻入东普鲁士。我们知道这场攻势触及了德国总参谋部的神经，促使他们在马恩河战役前的危机时刻从德国右翼的比利时撤出了

两个军团。俄国这场攻势是否对战争的胜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有待商榷。如果确实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等到这一代忘恩负义的人都离开人世之后，应该对沙皇及其士兵表示崇敬。

但是俄国人为此辉煌成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双方军队在东线一交火，人们便发现俄军虽然骁勇虽然势众，却远远不能与指挥有方、讲究科学、纪律严明的德军相匹敌。由20个骑兵师与步兵师组成的伦嫩坎普夫集团军和由15个师组成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迎击14个德国师。德军规模虽小却是一支可靠的劲旅，其统帅便是刚占领列日初露锋芒的兴登堡少将，当时他还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将与历史上名将并列。经过两场恶战，即坦嫩贝格战役（8月25—31日）与马祖里湖区战役（9月5—15日），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被击溃，十万将士或阵亡或被俘，而伦嫩坎普夫集团军也遭重创。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大胆配合使得两支实力强于他们的大军在两周稍多一点时间内被击溃。此事令世人非常震惊，以致对此的唯一解释似乎是有人叛国投敌。然而，历史强调的是结果，而当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事实。

即便俄国军队起初士气高昂和装备完善，也不是德国人的对手，但对付奥匈帝国的杂牌军，俄军却呈现出绝对优势。尽管在北方的坦嫩贝格与马祖里湖区两次战役中均遭失败，俄军仍旧攻入了加利西亚，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了一连串混战之后，俄军在称为伦贝格战役的战斗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这场胜利掩盖并且部分抵消了北方战场上的灾难。事实上，由于法、英两国对加利西亚之战的胜利大肆渲染报道，东普鲁士战场上的灾难便被人淡忘了。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向溃败的奥地利军队伸出了救援之手，帮助他们加强与重整防线。随即开始降临东线的冬季战事。在波兰与加利西亚的泥泞雪地里，俄军与对手进行着奋勇拚搏，漫长的防线随着运气的好坏而时进时退。马恩河战役后德军在法国的形势以及10月与11月期间朝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大幅度推进，已不允许他们撤出西线军队增援东线。一贯强硬的鲁登道夫组织了首次对华沙的进攻，但结果却证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尼古拉大公顽强机智地挡住了他，波兰的冬天困住了进攻的德军，其境遇难以形诸笔墨。此时，德军再次展现出可靠的素质与高超的指挥，他们不止一次几乎被数众的敌军围困，但每次他们都能凭借严格的军纪与决心杀出重围。面对奥地利人，俄军依旧步步进逼。1914年11月，尼古拉大公仍能计划向前推进，穿越西里西亚，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

但是此时厄运却不期而至。俄军参战时备有5 000门大炮，500万发炮弹。在头三个月的战斗中俄军每天平均发射45 000发炮弹。而俄国的工厂

每月生产的炮弹数量不超过35 000枚。到了1914年12月初，原先储备的炮弹还不到30万枚，仅仅是一个星期的需求量。正当俄国陆军需要炮兵大力支援之际，他们的大炮却突然无声无息了。步枪的短缺也同样严重。经过头三个月不停拚杀混战，550万支步枪中已有100多万支或丢失、或被夺走、或被损坏。到了年底，已有135万俄军战死、受伤或被俘。



法国军队利用军犬传递消息，狗屋形状有如工事。

俄罗斯帝国的兵营里挤满了强健的壮丁。80万受过训练的新兵正整装待发奔赴前线，但是武器却发不到他们手中。俄军的炮兵连全都没有了炮弹；俄军的战斗力被削弱了三分之一。要补充炮弹必须等好几个月；要供应足够的步枪以弥补每天的耗损，则需要等更长的时间。此时的俄军已陷于残废瘫痪的境地，只得等待与忍受来自对手的报复。这就是开战之后第一个圣诞节前夕俄国及其协约国面临的局势。

303

在俄军总部，英国政府派驻了一名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代表：诺克斯上校。这位上校在11月和12月期间揭露并汇报了上面叙述的这些情况。陆军部长苏霍姆里诺夫将军可以盲目乐观、昧着良心坚持；彼得格勒的参谋部可以声称“军火的消耗速度并不足担心，”以此回答霞飞将军9月底表示的忧虑；尼古拉大公本人可能由于专心于具体作战指挥而没有意识到他脚下的大地已开始晃动；但是俄国政府的可怕秘密已被诺克斯无情发现与揭穿。他撰写了一系列一目了然、铁面无私的急信，向英国政府披露了现状。1914年的最后几周里，我们的周围已是险象环生。

俄军在可能性的重新武装之前仿佛随时有可能被击垮。西线依旧维持着僵局，霞飞依旧坚持“Je les grignote”（蚕食政策），他的参谋部还在策划春季向德军防线发起正面进攻，此时有不竭兵源和粮食资源的俄罗斯，却有可能完全崩溃，或被迫单方面媾和。如果那样，日耳曼大军的整个重量转瞬便会全部落到已倍受压迫的法军与没有准备的英国陆军身上，协约国必定会长期处于虚弱无力、不敢出战和撤退的境地。

304 人们无法评估这一阶段的灾难事件。东线虽然表面上有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但是该防线与西线大不相同。防线的距离要长得多，通讯状况也差得多。防线的两端防守薄弱，任何决定性进攻都可能使防线向后凸出或崩溃。俄军在几乎没有炮火支援，机枪寥寥无几，步枪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能守住他们的防线？而且，正当俄国的悲惨处境日渐明显、各类武器弹药不断减少之际，土耳其又向俄国发起进攻，迫使俄国在11月份在高加索建立新战线，抵御前进的土耳其军队。

然而，俄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即国土辽阔。幅员辽阔为俄军撤退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而明智而及时的撤退又为俄军确保生死攸关的喘息空间。正如1812年一样，俄军可能再一次安然无恙地退入帝国的腹地，同时始终在他们防线前拖住大量的敌人。入侵者有可能再一次被诱入俄国的辽阔大地，而同时全世界的工厂可以开工生产武器，以供应和装备俄军。形势虽然糟糕，但不见得不可收拾。只要在艰难困苦面前俄国人的意志力不被击垮，只要俄国人能受鼓励追求胜利，只要俄国与西方各协约国能建立亲密持久的联系，那末，在1915年年底她完全可以恢复元气。

就在这个基础上1915年的战略与政策可以单独研究。

\* \* \*

305 战争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因为其规模巨大而改变。中欧各国的战线从北海到爱琴海，又断续地延伸到苏伊士运河以东，但是这条战线与一支小部队横跨地峡构筑的战线从原则上说毕竟并无两样。只要法国被视为一个孤立受制的舞台，完全的僵局就会存在，入侵德军的防线就无法被击破或包抄。但是如果我们纵观战争的全局，这场大战就像一次战役，英国海军一旦发挥海上威力，协约国就有机会开展意义深远的迂回运动。这种迂回运动规模宏大、运作复杂，其本身相当于整个战争。它需要庞大的陆军，从任何其他战争看，其数量也可算相当大的。它有赖于海军力量，它要求有属于它自己的完整的外交政策。

每当法国的最高统帅部抱怨敌军两翼无懈可击时，日耳曼帝国的两翼实际上已脆弱不堪。由此可见，1915年初的战争局势有三大特点：其一，作为主要的中心舞台的法国形成僵局；其二，在俄国被压垮之前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僵局；其三，在两翼运用两栖作战与施展政治谋略，有摆脱这一僵局的可能性。